

西南的琐事尘语

广州的江边

◆ 洁 尘

到过很多次广州。记不清多少次了,至少有十来次吧。很喜欢广州,跟成都一样,是个让人放松的城市。把我迷住的广州,一是在山上,一是在江边。

我只上过一次白云山。很多年前,跟友人站在白云山上,俯瞰万家灯火,友人在一旁指点着他家的方向。对于我这个客人来说,这里不是我的家,但山风轻拂中,那些亮着的灯于我顿时有了体温的感觉,每一盏灯的后面都有温暖的人。在成都,没有这样的景观。成都平原是一口平底锅,山在平原的四周,而且全是大山。我现在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年白云山上那一场浩瀚壮观的夜景,我也能清楚地回想起当时的心情。那时,我三十五岁,其实还年轻,但彼时彼刻,却有一种深刻的行将老去的悲叹。总是这样,面对撼人的美景,我就会油然而生强烈的贪恋欲望,但同时也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欲望的虚妄和无助,甚至伤害。

成都没有江,有一条河却叫做江的名字,名字很美,叫作锦江。广州有一条江,名字也很美,叫作珠江,跟锦江这个名字一样,走的是婉约曼妙的路线。

我在珠江边喝过好多次夜酒,前面几次都在二沙岛,前几天去广州,被一拨广州的艺术家拉到一个叫做琶醍的地方。这里是珠江啤酒厂的所在地,现在被改建为一个艺

到乌镇西栅已是黄昏,没有多想就踱进了昭明书院。这个因南朝昭明太子筑馆读书而得名的书院,如今已成了图书馆。寄包走进阅览室,站在一排排书架前,闻见书本纸张的味道,想到有人说过“看书?好不容易离开了学校,谁还看书”,不由得轻轻笑了起来。夕阳透过木格窗,打在木头架子棕色的纹理上。一楼的木心阅览室里,桌上的《琼美卡随想录》、《鱼丽之宴》、《即兴判断》和《西班牙三棵树》已经很旧,书本边缘的纸页微微卷起。木心先生当然有资格说“可怜啊,你们读书太少”,而络绎不绝的人进进出出,翻阅这些美和思想的吉光片羽,终归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

之一, darling 女友从巴黎来,今年三陪省略成两陪,一要求陪吃,二要求陪中华艺术宫。到底是多年老闺蜜,心心相印,趣味相投,真真不容易的。

吃,是去了南京大排档,一早奔去,窗边小小八仙桌坐定,一堂黄澄澄的大灯笼,金陵春暖,民国花腔,再飘一点《宝玉夜探》,蒋月泉亦软糯亦铿锵,江南真真水深,深至不可莫测,还是有效打动法国女人的芳心的。

盐水鸭子吃一碟,烤鸭包子来一笼,麻辣鸭血滚烫一盅,金陵人跟法国人,都是极爱吃鸭子的高人,东方西方一相逢,胜却人间无数。桂花拉糕雪白粉甜,覆一层晶莹剔透桂花蜜糖,酱香田螺不知多少年没染指了,跟法国人的蜗牛,绝对可以拼下爱娇小命。一小碗糖芋苗,两个女人还殷勤瓜分来吃,藕粉调制的细软薄滑的羹,让法国人的心,粉粉碎尽。

吃完奔去中华艺术宫,诺大的一枚建筑,十分醒目地耸立在那

术创意园区。那些巨大的发酵桶并排伫立,高耸入夜色之中,本身就是棒极了的装置作品。恰逢广州的回澜天,逼人的潮气夹裹着些微的闷热,但江风一吹,潮气和闷热荡然无存;随江风而来,高低错落的夜灯纷纷落入珠江江面,闪烁不定。我凝视江面,努力回忆每一次到广州的经过,但很多记忆都如同江面的灯火一样,斑驳迷离,无法拆分了。

太早了。这次在珠江边上,我突然意识到太早了。太早在太年轻的时候被三岛由纪夫的美学理念被固定被引用被自我实践成自己的美学理念——美在彼,我在此。我自觉且渐渐地无需自觉只需本能地恪守着这一条原则。美是对岸,一旦跨过去,它就转至我所在的对岸。美是水中镜像,一旦接触,画面就会飘散凌乱。美一定是距离,而我一定是画外的那个人。

这次到广州,“花花世界——艺术家与自然”展览。在珠江边上,我们边喝啤酒边聊起美……

这次在广州的江边,我想,我真的要认真考虑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到底什么叫做释然。

米粉蒸的定胜糕做成了梅花形,放在包里一会儿就挤成了小小的一团,馅儿有淡淡的豆沙甜味。酒酿发糕上盖着大红的花朵戳记。刚出炉的梅干菜饼上缀着点点干菜和烘得透明的肥肉末。民宿的底楼摆着两三张方桌,大多只提供住店客人包饭,临时找上门的客人,只能怅怅望一眼别人桌上的白灼河虾、昂刺鱼烧豆腐,杭白菊在透明的茶壶里浮浮沉沉。

西栅大街上的店铺,没有家家卖些大同小异商品的毛病。拷花蓝布、棉鞋、铁锅、连环画……我在取义“四样文宝,宣书宣画”的“文宣斋”里,买到了湖笔和墨条。理发店老老实实叫“剃头店”,老式理发

椅,白理发师。老街的房子几乎都有一半挑在水上,叙昌酱园的临街铺面里,出售自产的酱油和酱菜,扣着大盖子的酱缸列队摆在园子里。女红街上有卖手工缝制手帕的小店。

周末的大戏院广场,只要不下雨就有露天电影看,我去的那晚放映的是《永不消逝的电波》。书场当晚的剧目是评弹《四香缘》。从前寂寞的古镇人,也许真的把看戏当作大事来看。如今的游人却是来看天看桥看水,看低矮敦实的房子,手摇船咿呀而过。

我不寻找什么,只是和一个安静的人一起吃碗面,去水边坐坐。这样想来,西栅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米粉蒸的定胜糕做成了梅花形,放在包里一会儿就挤成了小小的一团,馅儿有淡淡的豆沙甜味。酒酿发糕上盖着大红的花朵戳记。刚出炉的梅干菜饼上缀着点点干菜和烘得透明的肥肉末。民宿的底楼摆着两三张方桌,大多只提供住店客人包饭,临时找上门的客人,只能怅怅望一眼别人桌上的白灼河虾、昂刺鱼烧豆腐,杭白菊在透明的茶壶里浮浮沉沉。

西栅大街上的店铺,没有家家卖些大同小异商品的毛病。拷花蓝布、棉鞋、铁锅、连环画……我在取义“四样文宝,宣书宣画”的“文宣斋”里,买到了湖笔和墨条。理发店老老实实叫“剃头店”,老式理发

让思想拐个弯

街面两侧最多的原本应该是店铺,但我小的时候,临街的不是大院就是小院,或者干脆直接就是住家。那个时代,店铺很缺,饭馆缺、粮店缺、理发店缺、副食店缺、澡堂子缺,旅店也缺,缺了很多年,还是照旧,后来才明白,这是计划经济的原因。

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以后,缺什么,就会迅速补什么,直至过剩。最先冒出无数的饭馆,虽说烹调水平参差不齐,但起码免去了站在别人身后等座位的尴尬。往后是理发店纷纷改名为美发店,雨后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67) ◆ 严 力

➡ 鉴于路面上严重的堵车
地铁习惯了吞吐我们的出行
其实习惯的不是地铁
是我们永远无法习惯堵车

➡ 日子越来越好
不少人只能顺从肥胖
尽管审美向苗条的方向去了
但日子还在越来越好

➡ 因为没有具体的围墙
我们就不觉得
每天都在参观
社会这个大博物馆
看来围墙已成为
知识的习惯

什么店最多

◆ 顾 土

春笋般诞生,内容也增添了许多,不但美发,还美容、美甲,而且捶背捏腰。副食品店最后都被超市所取代,其实再称作副食也欠准确,因为副食早就变成了主食,而从前的主食,也就是粮店里的那些内容,一概成了超市角落里的物品。至于粮店,不知什么时候就已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前去粮店必须推车,或是骑自行车,假如什么车都没有,那就往肩上一扛。在我住的这座城市,那时无论买粗粮细粮,都是购根本、粮票、钱三合一,缺一不可,所以想多买半斤也不大可能。买粮食用的是白布口袋,拿细绳在口袋上一扎,再往车上一放,这可是全家的生命,无不小心翼翼。站在粮店门口望去,骑车而来,推车而去的比较多,而推车的标准姿势就是:左手扶把,右手按住粮食口袋,侧身蹒跚而行。

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是澡堂子大发展的年代,举目一望,洗浴中心、水城、大众浴池遍布各个角落,后来,或许是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家的淋浴和浴缸的缘故,许多浴

池纷纷关门,代之而起的是温泉、桑拿,洗澡还管饭,当然,门票价格也随之上扬了。当时,旅馆、旅社及其翻版招待所尽管少了许多,但宾馆、饭店、酒店却无处不在,除了叫三星、四星、五星的,还有被称为准五星、超五星、六星的。按五星级标准建造的,这也是一种自我形容,言外之意就是,别看不是五星,但实际与五星一样。

新世纪以来,我发现,药店遍地开花,大概在许多生意人看来,什么都不如药好卖吧。与药店差不多的,或者更多的,是房屋中介,几乎走几十步就可以看见一家,门窗里挂满了户型、面积、价位,门口则聚集着一群上着白衬衣、下穿黑裤子的年轻人,个个口若悬河,嘴里都是性价比。还有一种店,不知为什么也有那么多,这就是烟酒铺,里面不但出售还回收。我家居住的这条街上竟然达到 11 家,每家都占据着好位置,里面尽管冷冷清清,但可以常年坚挺,一副来不来无所谓的模样。他们的生存之道,我至今不大明白。

吴江黎里端本园

杨秉辉 画\文

江苏吴江黎里,江南水乡名镇。清乾隆时通判陈鹤鸣在黎里建端本园,曾为江南名园,后荒芜。2012 年 9 月成古镇第一批保护性开发景点,今已修复。在约 900 平方米的面积中有曲桥荷池、假山厅堂,双桂楼、平波轩、伴月廊点缀其间,花木扶疏,错落有致,尽显姑苏园林小中见大之妙。上海硬笔画会以其为写生基地。

细节是一种奢侈

精神世界的外存

◆ 阿 眉

早年上网久了,浏览器收藏夹渐渐长得有如哈达,每次系统崩溃,都要哀悼一遍未曾来得及备份的网址。后来许多网站都推出了“网络收藏夹”的服务,于是在任何一台能上网的电脑上都能调出永不会丢失的私人收藏夹来,可以打标签、分类,并容纳更多的地址,几百上千都没有问题。

这只是个开始。

随着 web2.0 时代的到来,坐在电脑前的芸芸众生从单纯的信息的接收者一变而为信息的提供和分享者,留在网络上的足迹也越来越多。博客、微博、豆瓣的读书电影音乐收藏、读书笔记、豆列、相册,视频网站上的播放列表……每个用户多年积累的思想和至爱所在,林林总总,散碎地、星星点点地储存在那些完全不知其所处的神秘的服务器上。

我们精神世界的外存。

有的人分得清清楚楚,时光网写影评,豆瓣记读书笔记,微博看新闻和朋友聊天,分工明确绝不越界。还有些人则喜欢把自己的网络世界打造成一个整体,博客醒目处挂上自己其他网站主页的链接,同样一篇文章不厌其烦地各处都发

一遍,甚至同一句话微博和豆瓣一模一样地分头说一遍,每次见到这种事,虽然有点妄自揣测,还是会觉得:这个 ID 后面,怕是个寂寞的人吧。当然,那些商业性质的,用网络软件同时更新的不在其列。

在豆瓣上加一个 ID 的关注,就等于订阅了他或她的精神生活,这个人读的书、看的电影、发表的评论、笔记,收藏的图片……一个认真经营的豆瓣主页,基本可以说是这个 ID 精神生活的十之八九。对着有些关注了多年的 ID,在电脑前有时会不禁心生一念:其实,在某些方面,关注者对这些素未谋面性别未知的 ID 的了解,该是多于他或她办公桌对面朝夕相处的同事。

当然,再怎么讲,一个 ID 代表的,绝对不会是这个人的全部,然而,这地球上数十亿人口,谁又了解了谁的全部?

说得夸张些,对于许多现代人而言,清晨醒来早饭梳洗的那个,只是自己的一半。一直要到打开电脑登录网站,才觉得整个人活转来。每个在网络中耗掉人生二分之一以上时间的人。中间隔着的,是真实和虚拟之间的距离。

总是想得太多

西 栅

◆ 戴 蓉

本埠生活录

礼 拜 五

◆ 石 磊